

克尔凯郭尔的听觉感官性建构初探*

On Kierkegaard's Construction of the Sensory Characteristics of Hearing

王文勇

WANG Wenyong

作者简介

王文勇，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WANG Wenyong,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411769778@qq.com

Abstract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Kierkegaard's early texts and their internal logic, this paper aims to elucidate the dynamic process of Kierkegaard's construction of the sensory characteristic of auditory perception as well as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egel's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Kierkegaard's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sory characteristics of hearing, there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aesthetics, ethics and beliefs, which contains Hegel's dialectical unified thinking of subject and object. In the auditory process of aesthetic construction, the "negative" subject and "free and natural" sounds form "the sensuousness" of immediate identity or "numbness." In the auditory process of ethical construction, the subject's "active intervention" can turn "external sound" into "internal sound" as "the principle," and "the sensual" is formed. In the auditory process of belief construction, the immediate identity of aesthetic hearing is "purifi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rinciple" of ethical hearing is transformed. Both will form "the sensuality" of "the spiritual" in the end. These processes seem on the surface to be similar to Hegel's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thinking, but their directions of movement are diametrically opposed.

Keywords: Kierkegaard; the sensual; the sensuous; sensuality; Hegel.

学界关于克尔凯郭尔（下称克氏）的研究多集中在剖析其哲学思想，而较少分析他的感官性认知与使用，尤其是关于听觉及其感官性的问题重视不够。王齐比较了“看”和“听”两种感知能力在基督教信仰中的不同地位：“听”是“信”的基础，而“看”反而带来干扰。

“在基督教思想传统中，耳朵比眼睛可靠，‘听’取代看成为通达神的有效途径”。^①王齐从宗教发展的历史层面考察“听”对于“信”的重要意义，但她没有充分展开克氏对听觉深层次感知与感悟的分析。

克氏极为重视听觉的感官意义。“听觉对于我来说倒成了最亲密的感觉功能”。^②这可能是因为“耳朵比眼睛可靠”。但为什么耳朵更加可靠？听觉主体要建构什么以及如何建构？这是克氏论著中一直在做却又未言明的存在。总体来看，克氏的听觉感官性建构至少存在审美、伦理及宗教三个层面上的不同。因为“存在之层面有三个：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③，且这三个层面均与主体感官性密切相关。听觉又是主体存在感知的重要感官之一，在不同的存在层面，具有感官性建构的差异性。所以，克氏的听觉感官性建构亦可划分为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三个层次。当然，这三个层次的动态过程仍然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16ZDA195）；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中西文艺空白初探”（18WX07）；南昌师范学院“11531”工程。[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following projects: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Tradition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Project No.: 16ZDA195); “Gap in Literature and Art” of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Planning Program (Project No.: 18WX07); Project “11531” of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① 王齐：《看、听和信——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视域下的信仰》，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75页。[WANG Qi, “Seeing, Hearing and Believing,” *Philosophical Research*, no. 3(2015): 75.]

^② 索伦·克尔凯郭尔：《前言》，载《非此即彼》（上），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Søren Kierkegaard, “Preface,” in *Either/ Or*, Part I, trans. JING But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1.]

^③ 索伦·克尔凯郭尔：《人生道路诸阶段》，京不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41页。[Søren Kierkegaard, *Stages on Life's Way*, trans. JING Bute (Beijing: Business Press, 2017), 641.]

受到黑格尔辩证思维的影响。“他的策略是将美学的传统概念，即将感性经验与精神的普遍性相调和的美学概念分割成两部分”^①，审美的直接性与抽象的普遍性不能兼容。

但是，“克尔凯郭尔的论述比黑格尔的‘伦理生命’（collectivized ‘ethical life’）退得更远，黑格尔的‘伦理生命’试图调和责任与欲望，追随着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严谨的二元论；但克尔凯郭尔的论述在方式上却损害了两样东西：一是康德伦理学的自律性主体；一是该主体在普遍性中与其他事物的统一性”^②。审美听觉的感官性存在侧重主体直接性和侧重对象性沉沦的两个发展方向；伦理听觉建构的感官性存在积极的主体与“异己”“原则性”之间；信仰的听觉感官性建构在优化或“提纯”审美主体的基础上，又改造伦理主体的“积极性”，进而实现精神性内在化的“升腾”。就“原则性”自我的存在而言，从审美到伦理再到信仰，听觉主体的感官性呈现从没有“原则性”自我到“异己”原则性再到“属己”原则性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听觉对象的悄然转换，重构了听觉对象与感知主体的直接同一性，实现了听觉感官性建构的精神性诉求。

本文从克氏审美、伦理及宗教三种听觉感官性方面出发，梳理、辨析其中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三种感官性的动态过程，并剖析其听觉感官性建构的内在演变。首先，从克氏《非此即彼》（*Either/ Or*）等早期著作的相关论述入手，探讨克氏审美听觉感官性的主客体特征；其次，对比克氏审美的听觉感官性，梳理并辨析其伦理听觉感官性中主客体的不同，发掘克氏伦理感官性的异变路径；最后，聚焦克氏信仰的听觉感官性建构，综合分析克氏在审美与伦理“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如何实现信仰听觉感官性的动态新变。这有助于厘清克氏“感官性”的三

^①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6页。[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trans. WANG Jie,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6.]

^② 同上，第183页。

种不同表达^①，进而理解克氏对黑格尔辩证思维的继承、批判与发展。

一、审美的听觉感官性建构

审美本质上是建立在人的直观能力之上，离不开人的视听等诸多感官。克氏的审美也强调审美的直接性。“一个人身上的‘那审美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处于这状态时，这个人直接地是他所是的人。”^②在以康德为代表的美学传统观念中，感性与理性的调和是审美的核心问题。但是，在克氏的审美概念中，他更多强调感性的直接性，落脚到人的感官能力则主要是听觉。“听”的对象及其主体能力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声音是听觉审美建构中必不可少的核心环节。广义上的声音不仅仅局限在耳朵能感知到的物理声响，还应包括听觉建构中意义生成的声音“余韵”。前者独立于人类感知之外，后者存在于主体感知的心理化过程之中。当然，声音只要进入个体的听觉系统，就形成了一个听觉建构的过程。但是，克氏审美意义上的声音是整体性的、非反思性的。按照克氏的观点，自然中诸如虫鸣鸟叫之声只是对个体耳朵的无谓打搅，其本身没有意义，当然可以幻觉出一定的诗意，这实际上正是文学艺术中声音美学的源泉之一。但这类自然之声是整体性的、纯粹感知性的存在。

在自然中有很多东西是指向耳朵的，但是，在这里触动耳朵的则是纯感官性的东西，因此自然是哑的；并且，如果因为我们听见一头母牛哞哞叫或者——这也许可以

^① 在《非此即彼》(Either/Or)英文版中，克氏“感官性”有“the sensuous”“the sensual”和“the sensuality”三个不同的词汇，分别对应了审美、伦理和宗教三种主体感知。参见Søren Kierkegaard, *Either/Or*, Part I, trans. & ed.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61-62.

^② 索伦·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Kierkegaard, *Either/Or*, Part II, trans. JING But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229.]

给出更大的要求度——听见一只夜莺在鸣啭，我们就听见了“什么”，那么，这是一种可笑的幻觉；人听见了“什么”，这是一种幻觉，“这一物比那另一物更有价值”是一种幻觉，既然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一回事^①。

此处所谓的“纯感官性”相当于动物性的生命感知能力。大概母牛哞哞、夜莺鸣啭这类纯感官性的声音，就像婴儿学语一样没有任何意义。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一书中，专门探讨了原始初民的巫术活动。他把原始初民的巫术形象地比喻成幼儿的游戏。“幼儿常用幻想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期望，也就是他们会利用感官上的刺激来为自己创造一个特定的情境。”^②在游戏的过程中，幼儿往往诉诸于纯粹的感官能力，来获取比较初级的信息，得到虚幻性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可以把克氏“自然是哑的”的论断，理解成生命活动的本能，本身没有具体的意义所指。

无独有偶，钱钟书先生注意到了《诗经》中的虫鸣鸟叫之声与我们语言中的象声词之别，而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却混为一谈。其大概意思与克氏的“纯感官性”及弗洛伊德所谓幼儿的纯粹感官方式，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钱钟书先生注意到了婴儿拟声学语，淳朴而自然，根本没有语言技巧可言。婴儿学语拟声，“呼狗‘汪汪’，呼鸡‘喔喔’，呼蛙‘阁阁’，呼汽车‘都都’，莫非‘逐声’‘学韵’”^③，乃自然而为，如出现了接受者所谓的“声意相宜”，应当不是故意为之。这正如克氏所谓“自然是哑的”，《诗

^①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第72-73页。

^② 西蒙·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文良文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90页。[Sigmund Freud, *Totem and Taboo*, trans. WENLIANG Wenhua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5), 90.]

^③ 钱钟书：《管锥编》（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96页。[QIAN Zhongshu, *Collection of Tube Cone*, Vol. 1 (Beijing: SXD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196.]

经》中诸如“呦呦鹿鸣”“萧萧马鸣”等拟声词，乃原始初民的淳朴感知，类似婴儿学语自发拟声，并没有所达之意，故而“始难能见巧”。钱先生所言，道出了原始初民听觉建构乃为本能之举，或许并没有后人解读出的那么多意思。原始初民的听觉建构与我们语言的表意行为存在很大的区别，或许原始初民的声音就像婴儿的咿呀学语本无深意，更没有深层次的认知内涵。

克氏所谓“自然是哑的”，一方面见出了声音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声音的听觉建构离不开听者的参与。当然，在审美的听觉过程中，主体是“消极”的，不存在价值判断，抑或可以说是无功利性的，似乎最能够见出审美的直接性。“那审美的选择，要么是完全直接的，并且因此而不是什么选择，要么就是迷失在极大的丰富多样性之中。”^①克氏所谓审美的“选择”^②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类似庄子的“无为而为”，进而达到“忘我”的“神与物游”；二是日常生活中的“碌碌无为”，个体完全迷失在物欲之中。而对于听觉而言，审美的建构也是如此：要么是主体的听觉感官与声音直接同一，要么是在声音甚或噪音中“麻木不仁”，“面对存在打哈欠”^③。如果说前者的主体还有灵魂性的话，那么后者完全是肉体性或物欲性的；前者保存了发展的可能性，后者则被对象世界完全湮没。

在审美的听觉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作为对象的声音。在大自然中，人类能够感知到的声音众多。就声音的发出者而言，有自然之音、社会嘈杂之声和音乐等；就声音音量的大小而言，有宁静、沉默的无声，也有震耳欲聋的雷声等。审美主体只能将自己的耳朵暴露在各种声音之中，较为被动地感知它们。“那在耳中回荡的、那

^①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第217页。

^② 抑或不能称为“选择”，因为审美主体此时不是“主动”的。

^③ 日兰·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一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4页。[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trans. Yi Chen, et al. (Beijing: Huaxia Press, 1999), 34.]

萦绕于灵魂的、那被灵魂在其最精妙的网中所包裹着的”^①，可能与审美主体进入直接性的同一之境，也可能钝化为“麻木不仁”的“肉欲”。听觉主体最终获得的感官性是最大程度上的“没有自我”。在英文译著中，这种感官性对应的英文是“the sensuous”^②，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象的感官性，因为它更加强调主体融入对象的自动性或“无为性”。

二、伦理的听觉感官性建构

克氏伦理的听觉感官性建构在声音的对象方面，不仅仅有主体的外在之音，而且已经夹杂了内在的声音。当然，这种声音多半是理性的。与审美的听觉感官性建构相比，伦理的听觉感官性建构最大的特征是听觉主体的强势干预。这个主体不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有了“自我”的选择。“‘那伦理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处于这状态时，这个人去成为他将成为的人”^③。在伦理的听觉感官性建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主体“非此即彼”的理性选择，“去成为他将成为的人”。这种目标的设定来自听觉主体内在的理性声音。

自然界的声音对于伦理的听觉来说，不再是“纯感官性的东西”，听觉主体积极寻找其中蕴含的伦理意义。这一方面基于声音本身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基于伦理的听觉主体需要确定性的认知。伦理的听觉建构伴随着主体的记忆与经验，“他产生了一些敏锐的思绪，它们如同训练有素的鸽子，听从他发出的每个信号”^④。听觉主体对于声音意义的解读以及伴随的规范意识极大地调动了内在的理性判断

^①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第64-65页。

^② 参见Søren Kierkegaard, *Either/Or*, Part I, 62。

^③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下），第229页。

^④ 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第37页。

与选择。在时间的方向上，他是向前追溯性的。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希腊文化。“这是真正的希腊思想：爱欲之神自己不坠入爱河，而其他诸神因为他的缘故而坠入爱情”^①；“一个希腊人会选择去回忆，他的良心不会让他麻烦”^②。在诸如“良心”等“异己的”理性原则引导之下，听觉主体为对象找到了秩序化或规则化的解读，并建立起来了一套可以控制、把握甚或干预的意义体系。

而且，伦理的声音与听觉主体的“回忆性”特征，决定了伦理的听觉建构是可以重复^③的。在克氏的许多著述中，爱情与婚姻问题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涉及婚姻的声音显然是伦理的，其中的听觉主体也是伦理的。“情欲之爱喜爱秘密，订婚是一种公开；他喜欢沉默，订婚是一种公告”^④；“在诗人当中，爱情毕竟还有它的祭司，你时时会听到一个声音，它懂得如何使爱情永不走样”^⑤。其中的“公告”与“声音”是伦理或理性的，隐喻了听觉主体可以化约的规则与规范。而且，可以“时时”听到这种声音的前提是它具有“重复性”；另一个条件是听觉主体可以在“回忆”中感受到这种声音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在伦理的听觉建构中，声音是内在的理性之音，主体是积极的理性主体。

为了进一步理解克氏审美与伦理两者听觉建构的区别，可以借鉴米歇尔·希瓮关于电影的声音与倾听理论进行分析。他在沙费的“‘起源化’倾听”和“‘语义’倾听”^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出

^①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第67页。

^② 索伦·基尔克郭尔：《重复》，京不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66页。[Kierkegaard, *Repetition*, trans. JING Bute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11), 66.]

^③ 此处所谓的“重复”是向前的重复性记忆，而不是克尔凯郭尔“向后”“重复”的概念。

^④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第474页。

^⑤ 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第28页。

^⑥ 米歇尔·希瓮：《声音》，张艾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2页。[Michel Chion, *The Voice*, trans. ZHANG Aigong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312.]

了三种倾听：“起源化”倾听、形象化倾听和还原倾听。“起源化”倾听强调的是声音的来源物；形象化倾听强调声音接受过程中形象的生成与表达过程。“语义”倾听实质上是一种还原倾听，几乎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地进行这种倾听方式。当然，这三种倾听的方式均离不开倾听的主体，而且主体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克氏所谓“自然是哑的”应该是立足于“自然”的“起源化”倾听，又伴随着形象化倾听的过程，但在还原倾听的过程中，却没有发现通往意义阐释方面的可能性。与此不同的是，钱钟书先生所谓的“声意相宜”更多指向的是阅读方面的语义还原。但两者都在还原倾听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阻隔，因为两者都侧重在审美的听觉建构。而在伦理的听觉建构中，理性的声音可以不断被重复，理性的主体可以不断地回忆并建构知识体系，似乎很容易实现还原倾听。

与审美听觉主体的“消极”性不同，伦理的听觉主体所形成的感官性是灵魂性的，对应的英文单词是“the sensual”。在中文译本中，“the sensual”和“the sensuous”均被翻译成“感官性”，而似乎忽视了其中的内在差异性。就像“the sexy”和“the sexual”存在直观上的性感和判断性的性别差异一样，“the sensuous”和“the sensual”也存在侧重对象性与侧重主体性的不同。

比如说它从前在希腊就是如此。但是在灵魂性的定性之下，感官性不是对立面、不是排斥，而是和谐和融洽。……在希腊性中，感官性在“美的个体人格”中是受到控制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没有受控制的；因为，它不是一个要被征服的敌人、不是一个要受到监视的危险造反者，它在“美的个体人格”中被解放为生活和喜悦^①。

^①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第66页。另参见Kierkegaard, *Either/Or*, Part I, 62。

引文的第一个感官性对应的英文是“the sensual”，指的是伦理感官性，其典型特征是“灵魂性”（the psychical）；第二个感官性是“the sensuous”，指的是审美感官性，其典型特征是“直接性”（the immediate）。仅就听觉感官性建构而言，其中的主要差异在于主体参与的不同程度。听觉主体的伦理理性“积极”参与建构过程，并与感官性共存，形成和谐与融洽的文化典范，形成伦理的感官性。在古希腊文化中，“the sensuous”的直接性表面上丧失或“被控制”了，因为其中的主体不再“消极”；实际上审美的感官性表现为众声喧哗的“生活和喜悦”，完全湮没在对象之中，审美主体进入了前文所述“碌碌无为”的第二种“选择”。

伦理的听觉感官性建构服膺于主体确定性的理性诉求，将作为对象的声音进行语义化的解读。如果从理性的原则来说，伦理的听觉感官性建构应该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还原；如果从审美的直接性来看，其中的感官性却又是“异己的”。伦理的听觉主体需要借助一定的原则建构自身的感官性，而这种原则却是听觉主体外在的“他者”。伦理的听觉主体不仅仅丧失了审美的直接性，而且湮没在声音对象的嘈杂之中，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主体性。其中的优势是“原则性”的介入，但缺陷也十分明显。克氏对伦理的听觉感官性建构似乎没有多少好感，因为在信仰的听觉感官性建构过程中，他保留了审美的直接性，同时又把伦理“原则”的普遍性改造为个体性的归属。

三、信仰的听觉感官性建构

在信仰的听觉感官性建构中，大体上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内音”，即内心深处的声音，如宁静、沉默、福音、爱的声音等；一种是“外音”，是耳朵能感知到的外在声音，如社会的嘈杂、自然的虫鸣鸟叫、说话声、音乐等。克氏对前者的论述很多，十分抽象，也最为难懂；而对后者的使用常常是隐喻性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外

音”。在克氏信仰的听觉感官性建构过程中，“内音”总体上是比“外音”更为重要的声音。这也从侧面显示信仰的听觉主体也是“积极主动”的，它表面上与伦理的听觉主体很相似。

严格意义上来说，“内音”是主体听觉感知的心理延续，不过是借用了“声音”的比喻用法，与听觉主体密切相关，但这不足以区别伦理的“内音”与信仰的“内音”。阿伽门农和亚伯拉罕都是听到了“内音”而实现了各自的壮举：前者是古希腊文化中的悲剧英雄，后者是基督教中的信仰义士^①。虽然克氏主要从理性与信仰的层面比较两者的差异性，但从听觉感官性建构的维度来看，两者建构了不一样的感官性。伦理的感官性（the sensual）是“灵魂性”（the psychical）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原则性”（the principle）；信仰的感官性（sensuality）^②是“精神性”（the spiritual）的存在，而且这种精神性就是原则本身（as the principle）。从英文词源上来看，信仰的感官性与伦理的感官性具有更显著的同源关系。但是，克氏对这两者进行了十分彻底的区分，因为伦理的原则在伦理的听觉主体那里是“异己的”，精神性的原则在信仰的听觉主体那里则是“属己”或同一的。

作为原则的感官性是我们希腊性中所找不到的……希腊意识没有力量去把全部的东西都集中到一个唯一的个体中，而是将它从一个自己并不具备它的点上发射出来，发射到所有其他个体，这样，这个构建性的点几乎是公认地有着这特性；它是唯一不具备那它给予所有其他个体的东西的个体^③。

不同于灵魂性定性的感官性，精神性定性感官性的核心特征是

^① 参见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第48-61页。

^② 参见Kierkegaard, *Either/Or*, Part I, 61-62.

^③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第68页。

“自己规定自己”，克氏称之为“作为原则的感官性”。他认为这种感官性存在于他的信仰生活之中，是其宗教信仰从现实世界升腾的可能性路径。这种感官性是对古希腊灵魂性感官性的翻转。“作为原则的感官性”是较为抽象的；灵魂性感官性相对而言则更为具体。前者是高层次的信仰；后者是低层次的伦理。前者似乎更难以言说，克氏主要还是通过后者来映衬前者。

克氏所谓的“精神性”一定程度上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是他又对黑格尔及黑格尔主义者把“绝对精神”视为与己无关的客观存在极为不满。“我们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打交道时就要格外小心了，尤其要搞清楚我们荣幸地与之交谈的是何许人，他是一个人，一个生存者吗？”^①“以客观性的名义追求客观性的目标已经牺牲了个体”^②。克氏的“精神性”是扎根于个体生存过程中的终极问题，是个体内在的“原则性”自我，具有其宗教信仰的专属性。所以，他认为具有精神性定性的感官性是他所信仰的基督教带来的。

而在“外音”方面，相对于伦理而言，信仰的听觉主体似乎与审美具有更大的亲缘关系。尤其是大概介于“内音”和“外音”之间的沉默之声（即无声），特别值得注意。在克氏的著述中，频繁出现宁静无声的空白性描述。在他的训导书中，则更是频繁提及缄默与沉默，“你能够到野外去百合和飞鸟那里学习这个，那里有着沉默，而在这沉默之中也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③。在听觉对象的“外音”方面，克氏又似乎放弃了前期所谓“自然是哑的”的判断，进而逐渐认

^① 索伦·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58页。[Søren Kierkegaar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 WANG Q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258.]

^② 索伦·克尔凯戈尔：《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晏可佳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Søren Kierkegaard, *The Diary of Kierkegaard*, trans. YAN Kejia,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2), 135.]

^③ 索伦·克尔凯郭尔：《陶冶性的讲演集》，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36页。[Søren Kierkegaard, *The Inspiring Lectures*, trans. JING But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336.]

可了现实生活中富有诗意的声音。事实上，他的前后观点并不矛盾，不过在信仰的感官性中存在对审美感官性（the sensuous）的改造与新变。克氏早期断言“在所有科学中，美学最无信仰”^①，“‘那感官性的’在总体上说是那应当被否定掉的东西”^②。这主要是针对审美感官性中“众声喧哗”的第二种可能性而言，因为相对于信仰听觉主体感官性的精神性定性，审美的听觉主体容易沉溺于“声色之乐”而“没有自我”。但是，审美听觉感官性建构中的“消极”主体，如果能与对象生成直接的同一之境，而不是被对象所奴役，则为信仰中听觉主体的“积极主动”提供了某种“跳跃”的可能性。

沉默的声音可能在“外音”向“内音”转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一书中，专门研究了“保持沉默的声音”。他认为现象学的“沉默”只能通过双重的驱逐才能再次被确定。“即在表述的交流中驱逐我自身中与他者的关系，驱逐作为后面的、最高的与外在意义的层次的表达”^③。第一次“驱逐”在克氏沉默之声的审美听觉感官性建构中可能实现，因为沉默的声音是最纯粹的；第二次“驱逐”则有利于降低来自伦理感官性（the sensual）的外在干扰。处于“表述交流”中的“外音”离不开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建构；抽象的“内音”则企图占据个体表达深层的精神性内涵。当然，德里达研究声音的方向似乎与克氏刚好相反：前者是解构的，后者则在建构某种意味。所以，第二次“驱逐”在克氏那里是不彻底的，保留了来自信仰的最高层次表达。就听觉感官性建构的意义生成而言，沉默的声音也许可视为“外音”与“内音”共存的纠缠状态，具备走向存在本身的内在可能性。

可见，克氏信仰的听觉感官性一方面改造了伦理听觉主体的“积

^① 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第92页。

^②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第65页。

^③ 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8页。[Jacques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a*, trans. DU Xiaozhen (Beijing: Business Press, 2017), 88.]

极主动性”，另一方面又“提纯”了审美听觉主体的直接性。而在听觉对象方面，信仰的听觉感官性通过沉默之声有效地实现了“外音”向“内音”的主体化转换。表面上，信仰感官性（sensuality）是伦理感官性（the sensual）的进一步发展，但在克氏信仰主体内在“精神性”的强烈诉求之下，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质”变。反倒是貌似更远的审美感官性（the sensuous）保持了与对象的直接同一性，而在信仰的听觉感官性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巴尔塔萨似乎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克尔凯郭尔（作为一种空洞形式）的审美的确可以获得真正的美，但是，这种美就其自身而言却同上帝启示的现实性针锋相对，并在内容上局限于现存世界”^①。仅就克氏的听觉感官性建构而言，主体虽然离不开“精神性”的信仰追求，但他又企图在现实的感官性追求中寻觅信仰之美的驻扎之所，进而触及信仰听觉感官性生成的美学意义。

总体来看，在审美、伦理及信仰听觉感官性建构的过程中，听觉主体从“消极”的自我到“积极”的自我，最后演化为“精神性”自我；作为听觉对象的声音从自然的“外音”到“灵魂性”“内音”，最后演化为“精神性”“内音”。“精神性”自我和“精神性”“内音”在信仰的听觉感官性建构中，实现了主体内在“直接性”与“精神性”的“合流”。值得注意的是，审美的感性经验在克氏的信仰那里仅局限在“直接性”的同一，而审美的理性普遍性似乎根本不存在；同时，伦理的抽象普遍性与信仰的精神性完全是两回事。而且，克氏的“非此即彼”^②不是向后指向结果的生成，而是向前反推信仰中的永恒“精神”，“那真正的永恒不是在非此即彼的后面，而是前面”^③。与此相反，黑格尔认为，“只有这个重建着自身的一致性，换言之，只有这

^① 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神学美学导论》，曹卫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9页。[Hans Urs von Balthasar, *Introduction to Theological Aesthetics*, trans. CAO Weidong, et al. (Beijing: SXD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89.]

^② “非此即彼”表面上是“审美”或“伦理”生活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具有反讽的意蕴，可能两者都不是。

^③ 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第26页。

个以他者为中介的自身反映——而不是那个严格意义上的原初的或直接的同一性——才是真相”^①。这是克氏区别于黑格尔辩证思维的重要所在：一者强调“二元”之前的永恒，一者注重“二元”之后的辩证发展。虽然方向不同，但两者均注重过程的动态变化。

克氏是听觉感官性很强的人，他对声音及听觉的感知、认识与体悟意蕴深远。舍斯托夫把克氏的信仰追求描述为“旷野呼告”，似乎最得克氏听觉感官性建构的“神”韵^②。然而，与其说基督教信仰是克氏听觉感官性建构的目标与归属，毋宁说这是他听觉感官性建构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克氏因此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传统，迈向了存在之思的现代哲学与美学领域。“生成性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其特征为：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反预定，重个性、差异而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③克氏哲学与美学几乎具有生成性思维的全部特征，且常常离不开听觉感官性。听觉感官性建构可以视为理解或体悟克氏深邃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而，剖析克氏听觉感官性建构的相关问题对当下听觉文学与文化的深入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G. W. F.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XIAN G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12.]

^② 舍斯托夫注意到听觉感官在克氏信仰通往存在哲学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克氏“是从绝望出发到达《圣经》的存在哲学（再重复一遍：是从《圣经》的‘当你涌现时，主呵，我大声呼喊’出发的）”。引文出自列夫·舍斯托夫：《旷野呼告 无根据颂》，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页。[Lev Shestov, *The Wilderness Calls, An Unfounded Ode*, trans. FANG Sh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55.]

^③ 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45页。[LI Wenge, “Generative Thinking: The Mode of Thought in Modern Philosophy,” *China Social Science*, no. 6(2000): 45.]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Eagleton, Terry.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0.

Kierkegaard, Søren. *Either/ Or*, Part I & II.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神学美学导论》，曹卫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Balthasar, Hans Urs von. *Introduction to Theological Aesthetics*. Translated by CAO Weidong et al. Beijing: SXD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Derrida, Jacques. *Speech and Phenomena*. Translated by DU Xiaozhen. Beijing: Business Press, 2017.]

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Eagleton, Terry.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Translated by WANG Jie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西蒙·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文良文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Freud, Sigmund. *Totem and Taboo*. Translated by WENLIANG Wenhua.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 Press, 200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XIAN G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日兰·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一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Kierkegaard, Søren. *Fear and Trembling*. Translated by YI Chen et al. Beijing: Huaxia Press, 1999.]

索伦·克尔凯戈尔：《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晏可佳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Kierkegaard, Søren. *The Diary of Kierkegaard*. Translated by YAN Kejia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2.]

索伦·克尔凯郭尔：《非此即彼》(上、下)，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Kierkegaard, Søren. *Either/ Or*, part I & II. Translated by JING But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索伦·基尔克郭尔：《重复》，京不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

- [Kierkegaard, Søren. *Repetition*. Translated by JING Bute.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11.]
- 索伦·克尔凯郭尔：《人生道路诸阶段》，京不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Kierkegaard, Søren. *Stages on Life's Way*. Translated by JING Bute. Beijing: Business Press, 2017.]
- 索伦·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Kierkegaard, Søren.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lated by WANG Q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 索伦·克尔凯郭尔：《陶冶性的讲演集》，京不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Kierkegaard, Søren. *The Inspiring Lectures*. Translated by JING But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 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45-53页。[LI Wenge. "Generative Thinking: The Mode of Thought in Modern Philosophy." *China Social Science*, no. 6(2000): 45-53.]
- 米歇尔·希翁：《声音》，张艾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Chion, Michel. *The Voice*. Translated by ZHANG Aigong.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钱钟书：《管锥编》（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QIAN Zhongshu. *Guan zhui pian* (Collection of Tube Cone), part I. Beijing: SXD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列夫·舍斯托夫：《旷野呼告 无根据颂》，方珊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Shestov, Lev. *The Wilderness Calls, An Unfounded Ode*. Translated by FANG Sh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王齐：《看、听和信——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视域下的信仰》，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73-78页。[WANG Qi, "Seeing, Hearing and Believing." *Philosophical Research*, no. 3(2015): 73-78.]